



必得其助然應禎爲閣下所知者有素矣奚待于某之
喋喋進言哉良以身爲屬吏又有職務之相臨簿書期
會之相督殊非往年從容言論之時加其爲人天性峭
直遇事無所回避人忌其才而憎其直伏望閣下親信
之保全之扶持之以爲國家愛惜人才俾天下之人皆
曰閣下既能以忠事上又能以禮使下上下之間無一
不得其所而閣下之德業全備矣某草茅賤士其得姓
名自通已爲大幸烏敢僭言以及人才但以受知深重
曾無絲毫之報用敢薦賢爲助庶幾乎報酌知己之萬
一固非黨外所私冒進瞽言也茲因庠生汝泰赴試之

便謹具狀以聞干冒威嚴不勝恐懼之至伏望恕其狂妄而矜察之幸甚幸甚

與吳匏庵書

吳憲副回辱寄佳扇且手書種藥之作見示不惟興趣悠遠音調高古人所難及而處貴能勤居富能儉在上能降可以槩見矣近聞榮入史館而先皇帝二十四年之盛德大業悉入編纂其筆削之旨可爲法于天下後世將見排羣議而收獨見者矣鄉先正武功伯徐公竒材偉識卓冠當代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正人倫定國統伸大義於天下此所謂社稷之臣也不幸柄國

未久罹謗竄逐一時全軀保妻子之臣忌其才而嫉其功隨時媒孽其短羣咻衆吠謂之要功生事繼而有得罪于宗社者當軸建議追復凡所以害公者無所不用其極此蓋欲自爲之地以益其愆爾豈可謂之公天下之心哉殊不知當時秉筆草詔廢立太子之際用事之臣皆受賞進職當宁病篤社稷無主曾無一言于迎復徒聞今日上章明日進議選立皇儲之說不一而止觀其處心積慮惟憂先皇帝復出則夫潛召外藩之說不可謂之無也今先皇帝得正皇極聖子神孫傳千萬世繫公之功反不得論功胙土一斥無復

竟沉滯以死而當時希世用事與廢立之謀獲罪而誅
竄者皆得復其官爵賜葬與祭廕及子孫其何以馘服
天下之心乎今公已矣所可正者惟 實錄之書是
賴而閣下適當其任忠義之士非無望焉昔唐張巡既
死國難論者咎巡以死守罪巡以食人巡友李翰爲作
傳上之暴白其功使巡之心迹得明于當時今閣下職
在國史位望隆重得行其志大非翰布衣之比伏望正
其是非明其功罪大書特書不一書毋畏衆口此蓋
國朝保護人材暴白忠義豈特以鄉曲故也昔元君有
云國史院萬世公論正謂此也借使國史不書天下必

有書之者是則后世以爲公論在彼不在此也不可當
閣下秉筆之際而有此言某于閣下譬諸草木臭味也
有見不敢不言有言不敢不盡幸勿以爲哓哓而見責
焉草草不宣

辭縣令請鄉飲書

某以一介鄙夫竄伏草野初無過人之行出類之才而
閣下過聽今與鄉飲親自署名專使下逮情文兩盡寵
光備禮焜燿里閭某聞命悸恐汗流浹背自顧菲薄一
無所堪以賢則不能以齒則未及循墻走避亡地可容
豈敢貪冒寵榮以速辜戾伏望收還前命毋致清論以

傷閣下知人之明某干冒威嚴不勝慙懼之至謹奉書
以聞伏惟照察不宣

與陳玉汝黃門書

近會沈啓南讀吾子所寄書尾有水利一事載與伍僉
事言單錡之所建白者噫是夫惡足以語此哉但能奉
權貴通富豪以椿石爲名欲費國數萬銀侵牟實私橐
耳向非巡撫侶公巡按張公郡守孟公合力以遏之則
是役成矣役成而有利于民何惜于所費但恐財盡而
民窮水利無纖毫之益爾故建議之初止自侍從之家
中至舉人之屬及下吏胥之流無不垂涎頤則其所

以爲自謀者非淺淺也是夫也惡足以語此哉夫江南
水之爲害者莫甚于湖州蘇州松江三府地勢既卑百
川奔湊湖州西連廣德宣州南接杭州嚴州諸山諸溪
之水道于湖而入于蘇太湖東南之巨浸也容漚滄瀆
過于江而達于松以放之海則夫官是職者其可斯須
而離此地哉其地勢之要害有非他州之可比也其他
如常如鎮如杭如嘉地既高亢水不停瀦相視施設固
當次之也而當時議設水利官屬之時失於詳究特令
帶銜浙憲彼庸常之人莫不懷戀安逸沈酣聲樂嘯歌
湖山利害不接于其目愁嘆不聞于其耳休戚不關于

其心孰肯去妻子舍朋儔遠逸樂日趨于墊溺之鄉以親卑濕之事也哉不過歲一再行以避文法爾至于艾草之屬悉令估賣那東掩西踪跡詭譎凡有小詞訟則一槩行提人踰數百高擡紙價利其贏餘至于大水懷襄之際吾民曾不能望見其旌節尚何得其處分之萬一哉故自設官以來未嘗有一人稱職者豈人之性皆然哉由理勢與循習致爾莫若請選清疆剛正郎中一員俾令挈其家屬建牙于蘇居數郡之中道里旣均往來亦易又當其要害之處巡視相度不失機宜較之坐守一城之中者其利害不可同日語也 國朝永樂初

年戶部尚書夏忠靖公治水江南亦以三府爲急巡行勞徠不常厥居以後通政使趙公踵而行之此即往事之明驗也或者又以爲杭州地濱于海海患常作今年西湖水漂入城治水官屬雅宜居此某請有以荅之海水之嚙暫不爲常不暇遠舉姑以 國朝言之永樂間海嚙仁和海寧比時雖有治水通政以爲泛而不專特遣張侍郎發民塞之成化十三年海嚙海寧今都御史侶公方以監察御史巡按浙江帥布按二司官屬塞之于時亦有水利吳僉事在未嘗與力也今年西湖上山崩水溢卒然涌入三司之官相率避于鎮海樓上水利

僉事亦在其中未聞出一計施一策以退水也幸其倏來倏去不能爲災以此觀之則水利之官不居于杭無損于事明矣此則治水之官常年之常法也啓南又以爲若欲開洩壅滯任重而役大有非部屬之官所能獨荷必得重臣以專任之始克集事衆論以爲當在今戶部侍郎劉公璋某又以爲不然劉公循規蹈矩之人也昔爲布政今爲侍郎最爲得人若處之以方面恐其非應變之才也以耳目之所聞見者莫如湖廣按察使劉公喬當其知歸安也深恤民隱甚有能名講求水利最爲詳悉故獻議于巡撫滕公奏設此官今本官揚歷中

外無不相知者久矣不審其節行才名比前如何吾子必詳知之若使有加無替則舍斯人而莫可况其官資已高陟之執政其孰曰不宜其次莫如前吾蘇郡守孟公俊其爲人也毅而有守慤而有文謙而有禮但以前居蘇時屢忤權貴故得謗言天地鑒視日月照臨率無纖毫之實也官資尚卑陞之以重職專委任之則其所行將必有大過人者某山澤鄙夫碌碌自守已無意于世今以吾子書中有及賤名故繆陳管見如右居廟堂而憂其民吾子之責也惟諒察萬萬不宣

論郡政利弊書

六月七日部民吳江史某謹齋沐頓首再拜上書于郡侯大人尊先生閣下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古今所同也伏惟閣下養至大至剛之氣抱出羣出類之才暫謝班行來司牧養下車之始固已奮發乎才猷輝煌乎事業昭晰乎名聲者矣而又不自滿假詢及芻蕘招之以禮待之以誠不以尊貴自居不以聰明自用求言如不及納諫如轉圜蓋將集衆思以爲治收羣策以爲用也則所謂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豈不在茲乎若某者固非其人也而首荷選拔深懼無所建白大負委託以傷閣下知人之明則沒身不足以塞責矣昔郭隗

有言曰請自隗始某雖不敏願附斯義用敢罄竭涓埃繕寫成帙獻諸左右以爲山海高深之一助焉若其議論卑陋言語狂妄觸犯忌諱伏望特寬斧鉞之誅使得自引而退如是則四境之內千里之外有賢於某者皆曰史某人才之下如此閣下進退之禮如此將必摠衣而趨接踵而進咸以言爲獻則其所得固將百倍于斯矣

一曰優農民四民之中農爲最苦終日竟歲迄無寧休供賦稅應徭役凡國之大事莫不取給于此而彼遊手遊食之人又從而搢之侵牟取歛其狀萬端故有公稅

未輸而私室先罄者矣加以離城阻遠人皆畏法而彼
豪猾之徒懷姦以凌之挾勢以驅之其能自直于其前
者固鮮矣又何敢自直于上官之前乎苟非在上之人
爲加優假之其亦顛連而無告矣優之之道固多端焉
然莫大于先治其收糧之害也夫吳民糧稅之重天下
莫加焉而爲之長者盛氣以掎克之每糧一碩有贈至
四斗者斗斛之大又贏其一焉管糧官吏歲有常例之
餽日有支用之供不惟不能惜其疾痛及助長以害其
民由是長愈肆而民愈困矣且夫一畝之田肥瘠損益
歲收稻米不出二石而秋糧之重有至八斗以上者又

有加耗一斗二升是則幾于一石矣今糧長又雷取其
四五斗焉然則所存者無幾也况有水旱之災不爲免
放者乎府縣雖行較勘斗斛之法其亦視爲文具何嘗
以之量入惟至允軍起運用以量出耳論者猶以糧長
艱難此由縣官不知關防縱其侵用浪費以致此爾豈
因少收之故哉雖有允軍之贈亦不過每石贈米七八
升耳况糧未必皆允軍也故收糧之際娼優戲劇飲食
衣服玩好百物畢集其所下至僮僕婢女亦皆漿酒藿
肉袴帛履絲則其所以苛取吾民者可以知矣或曰若
子之言則糧長皆當樂充矣然則何以有告脫者乎某

應聲曰此特遠鄉及弱而愚者不能有取于民爾彼其在城及強而狡者曷嘗有之乎一聞革役則闔門舉宗皇皇愁嘆以爲大感賄賂權豪以相請託求丐里老以復保充比比然也至于調收之法雖不能頓革其弊猶爲裁減其甚蓋別區之長民不屬管故猶得以撐拒之較之素所壓服之民大有逕庭矣伏惟閣下舉行仁政之始當先去其賊民之大者其餘法制次第講行使境內之民稍獲蘇息則龔黃召杜不得專美于前矣

二曰除盜長夫明火持仗穴墻穿壁者市野之盜也巧文避法出此入彼者官司之盜也市野之盜易知官司

之盜難知何以言之攻劫之狀顯然鑿鑿之迹具在故曰易知也案牘泯而不彰名目隱而不露故曰難知也然爲盜有長凡掌文卷任差遣者皆其人也而官吏不與焉特爲所餌而牽掣耳何則蓋官吏倏來倏去不過數年而彼掌任之人莫不父子繼居兄弟列處親戚牽引族黨蔓延故能歷世引年久專其利也請陳其略凡財之在民者其黨則巧立名色定爲收頭多收而少報美入而惡出不祈乎足而祈乎不足蓋足則可稽不足則隱匿埋沒妄作民欠以冀蠲免也財之在官者其黨則改易姓名點爲解戶那西而補東引前而蓋後稽其

數目動踰萬千驗其關單則無一二往往妄告遭風詭
云被盜以相掩匿故其徒皆視官藏為已帑公廩為私
庾不懼不慙恬無顧忌莫不高門廣居美衣甘食挾娼
縱博靡所不為及乎事敗官府追徵又復雇覓刁潑之
人代為受杖而在上方且倡變賣之說行姑息之政以
完官為能事以全生為美名旣其頽廢之屋灑派于民
片尾尺椽驅令出財千百其數經收哀歛之人又加乘
機培克以一科十故一夫負欠闔縣罹殃信乎先正之
言曰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也嗚呼為此術者
其亦不仁矣而盜之田宅器用固其所也子女玉帛固

其有也舟輿僕馬固其奉也往者未已繼者效尤源源
而來有加無替而吾民方日夜浚其膏血瀝其髓腦以
填其溪壑之欲曾無厭足之時也

今吳江有包攬者詭
名呈縣縣申巡撫都

御史并水利僉事以低田為名官買椿石謀之數年矣
今已得報行下計其費為銀數萬兩率皆高擡虛估多
給價錢至期石之大小椿之長短皆不如式柰何以萬
計錢糧富此數十家也往年吳僉事曾有椿筩之舉一
椿給銀五分專命富民屠晟經理其後以三分買木一
木截為三椿計其剋減則得五分之四也今椿筩蕩無
存者曾不得其毫釐之用徒以裒富豪之財此則往事
之明驗也今椿石之費又多于椿筩數十倍矣其可不
為國家深惜此乎夫決壅滯以疏積水而注之海者此
治水之大法也今七郡之廣水之可導者甚多曾不聞
有所設施而獨納彼盜言區區為民父母其可不動心
惙此數十圩之田其亦未矣

愍念以拯救之乎伏望鑒已往之失嚴將來之禁痛革

而力行之則吾民深痼之疾庶乎其有瘳也

三曰抑豪強舜誅四凶孔子誅少正卯聖人豈欲若是
忍哉蓋凶人之肆善人之病也譬之狼莠不去而欲望
嘉禾之實其可得乎故凡豪強之人皆善人之狼莠也
昔尹翁歸之守扶風凡豪猾吏民縣各有籍每秋冬大
課吏去其甚者懲一戒百以警動之故其為政不嚴而
治閣下能踵而行之即今日之翁歸也至于田地爭鬪
細故望一切責之有司不足以煩于至治也

四曰均勞逸夫城郭之與田野均為王民也其于徭役
不宜有偏在昔宣德年間中使綱運相繼軸轡相銜調
集民夫動踰千百而田野之民在遠未能遽集又城郭
之民彼時田少故周文襄公之巡撫南畿也酌為中制
令城郭之民專充夫役田野之民代其運糧其後景泰
年間知府汪公復令田野之民為夫而城郭之民既不
運糧又不為夫行之既久戶無無田之家而田野之民
僥倖其得計乃更竄名城郭之中故城郭之民之田之
糧日增田野之民之田之糧日削以日削之民而運其
日增之糧是豈大公至正之理也哉其間非無一二言
之有司者往往不得直而止蓋城郭之民狡田野之民
愚城郭之民集而強官吏所假借也田野之民散而弱

官吏所凌忽也自非剛明正大之爲民上者孰得其平哉然此特指吳江一縣而言爾若夫六縣縣各不同非某之所能盡知也伏望精加考究城郭之民有田有糧者一體運糧無田無糧者照舊停免庶毋不公之患也五曰會徵收國家之初正賦之外舟車傭直咸出于民初無餘米之說也其後周文襄公以爲糧長之歛取無藝定爲加六之贈悉輸之官官自給放景泰七年僉都御史陳公以爲官田糧重民田糧輕而一體增米則輕者固少而重者愈多矣故定正米一斗以下爲一則其一斗以上每斗爲一則糧輕則增多糧重則增少其夏

稅絲麥桑麻馬草水馬貼役戶口食鹽鈔貫悉以餘米包辦天順元年冢宰李公以僉都御史總督糧儲以爲夏稅絲麥桑麻水馬貼役皆富民之所多也而令貧民一體增米包辦謂爲不平乃着令夏稅絲麥桑絲馬草戶口食鹽鈔貫折米并水馬貼役米悉令開寫其餘正糧斗則量爲損益一總填入青由于其後總結曰已上平米若干以革糧長另徵多科之弊其用意精密立法詳盡最爲得中天順六年都御史劉公又定爲四則一斗以下爲一則一斗以上爲一則四斗以上爲一則五斗以上爲一則其餘之法猶李公也成化十年都御史

畢公以爲金花銀一兩折米四碩時價米二石上下剩利太多將啓糧長權豪侵牟之心貧民不霑其惠乃減爲三石以餘利一石充爲起運之費減其贈米米價就平富無侵牟貧霑實惠如米價豐賤另行估計務在其平深得古人常平遺意有非錢穀俗吏所能知也又以三斗一則有至三斗九升二合者而混于一斗以上計其贈米反有多餘四斗以上者乃另立爲一則通前爲五則成化十五年今冢宰王公以都御史巡撫慮斗則繁多里書易于作弊而細民目不知書何由知之乃著令不問官民田糧輕糧重每田一畝贈米一斗二升其

包辦諸色猶陳公也金花銀折米猶畢公也簡易可知不煩計筭然議者猶有損貧民之說者謂包辦諸色也今當會計之秋伏望閣下法李公之精密用畢公之詳平遵王公之易簡斟酌損益期于得中庶幾可以經久而無弊也

六曰平獄訟夫獄訟者民命之攸繫也一失其平則感傷和氣天降之災故燕臣呼天六月雨霜漢婦枉死三年旱暵由怨憤不平之氣上干于天能致戾也蘇州之郡地大人衆姦宄多而善良少其間獄訟千緒萬端豈能一一盡得其平蓋強辯者足以飾其非拙訥者不能

西村集卷八
七
訴其枉理遲則有同于久禁決速將不得其真情伏望
精心推測更加訪察務得其平則人心和而天道順矣
七曰明聽納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今閣下
隆下士之風弘納言之道郡中能言之士將必慕義而
咸集矣然人心之誠僞不同故言亦隨異若弘而不擇
則誕妄得以行拒而不聽則忠益之言無自入要在辯
之而已辯之之道無佗公與私而已矣公言直而慤私
言訐以回而復觀其行驗其言因其言而揆其事則誠
詐之分咸不能逃矣其或鄙朴之人言辭陋拙伏望假
以辭色誘之使言事苟失倫寘而不行不加之罪以來

賢者之言也

八曰廣聰明夫牆之外爾所不聞也屏之前目所不見
也郡守之所治遠則四境水陸數百里近則一城生聚
數萬家耳目之所不及者豈特牆之外屏之前哉然則
如之而可耳目之寄不可不早具也是故端居一堂之
上明見千里之外使人恐懼脩省常若在其目前姦宄
消而盜賊息者耳目聰明之效也能必得其人始堪信
任不然將有竊美威福于其左右矣古云兼聽則明偏
聽則闇當博以訪之參以覆之選擇以任之歷試以信
之斯得其人矣昔漢趙廣漢之尹京兆黃霸之守潁川

如本朝周辛之按察湘江葉宗衡之知錢唐皆用此道也閣下能推而行之則廣漢霸辛宗衡復生于今日也夫可言之事非特此也但事體有大小施行有緩急故以其大且急者先言之耳其他利害豈止數端伏望毅以行之漸以革之確以持之信以守之蓋毅則必行漸則有功確則難奪信則不變古之君子之欲建功立業者不外此道也閣下其留意焉則闔境之民咸受其賜豈惟狂生某于冒威嚴不勝恐懼之至謹伏地待罪

上中丞伯相公書

吳江縣草莽生史某謹齋沐頓首再拜上書于 中丞

相公尊先生閣下某恭承德音特賜召對問以生民疾苦悉令條具上陳聞命驚惶走避無所蓋駑駘之遇伯樂得免乎嗤誚幸矣尚何敢仰首振鬣以鳴其前哉伏惟明公抱絕倫之奇材蓄邁往之直氣明見千里智兼萬夫貴極乎公卿職總乎風紀善有賞惡有刑舒而爲陽慘而爲陰潤之爲雨露鼓之爲風雷威動乎寰區仁孚乎草木凡吏治得失民生戚休固已蘊于胷中矣而又不自滿假下詢芻蕘憫恤民窮孳孳無已者蓋以爲愚者于慮必有一得也某才非出類行齊衆人荷明公下士之深誠際明公求言之盛舉感激之至或能捐軀

敢不罄竭狂愚以備聽納竊聞人者政之本也法者治之具也時者事之候也人不能皆賢故立法以輔其闕法不能無弊故隨時以救其偏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自古及今未有能離乎此也粵若江南數州自昔號爲富庶逮乎 聖朝興運蔚爲財賦之區故嘗慎擇大臣以爲巡撫得其人則政平而民阜失其人則政亂而民窮近年以來數更其任才猷不克盡展民俗未甚周知旋入中朝竟如傳舍簿書壞姦吏之手錢穀歸豪黨之家政日以訛民日以困財日以匱俗日以偷可謂時法俱弊者也自非聰明大有爲之人烏足以

整新百度者乎此正孟軻氏所謂一亂一治之時也刻削宿弊攘斥貪殘養育黎庶大惠也創立法制利益群生以爲嗣政程式流澤無窮大義也盛德光輝傳播天下延之後世使 聖朝良史書爲巡撫使臣第一大智也明公其省察推行之今之名臣即古之名臣也某山澤俗儒不識時務發言立說動犯忌諱更冀少寬斧鉞之誅以來後之賢者是則列城之受惠豈獨一介蒙休愚生不勝懼罪感知之至因狀叙謝以聞

其一除抑姦盜以清宿弊見郡政第二篇

其二冊荒田糧宜與開豁

江南諸州北枕大江東瀕滄海而太湖一水渚其中近水之田風濤吞瀆日削月朘什亡四五而糧額尚存未經免放貧民包_賦歲歲無已雖曾具告官司勘申待報動閱歲年迄無了結胥吏邀求百端剥膚及髓反以爲射利之資諺有錦灰堆之目此之謂也而貧民意幸除豁欲罷不能寧賣廬舍鬻子孫以副其求是則困窮之中又添一厄也今造冊在邇適當其時若不開除又遲十載是民之困苦無有息肩之時也宜選清疆官屬履行勘報奏請開除則吾民百年深痼之疾庶乎其有瘳也

其三徵收稅糧須合衆說以定則例見郡政第五篇

其四定撥均徭以籍爲准見郡政利弊之第五篇

其五批答狀申不宜收繳

夫印者所以昭信防姦也故歷代寶之以爲徵驗上之示下下之呈上咸于是焉求之數年以來上司凡有批狀批申悉令繳上迺相祖襲意可除姦殊不知豪猾吏民侵欺錢糧又歷歲年凡遇巡撫使臣陞除改調妄補卷宗或作解上遭風或作起行被盜或作在倉蒸折或

作露積水漂或本告自陳或縣司申請咸云得報行下
放除狀申諉曰繳呈抄白存之附卷繳者既使臣帶去
存者無印信可憑是以萬計錢糧悉入盜臣之手既非
經國又不利民首惡者創其邪謀效尤者踵其遺策如
此而國計不虧民力不匱未之有也伏望查刷巡撫批
狀批申放免錢糧但係收解在官之物即非小民拖欠
者逐一追徵還官仍著爲令今後批狀批申俱留附卷
備照不須繳上以絕姦欺

其六分任衆役以弱侵漁

夫利之所在人必趨焉雖以天子之尊諸侯之富卿大
夫之貴舉不能獨專其有古今一理也 國朝之制凡
有徵求府下之縣縣下之都都下之畝科率已畢以輸
之官官自差人領解利之與害衆人共之三四十年以
來大豪宿姦隴斷其利創爲一總之說交通府縣定爲
收頭盡縮利權歸于一已故其力全而利厚力全則可
以凌蔑儕輩利厚則可以交結權豪肆其侵漁不虞刑
憲故其威稜氣燄足以雄蓋一時民之畏之反出于縣
官之上官帑日虛而莫問民財日耗而不知是以盜賊
公行莫之能禦也夫財利者天下之大權也苟能專之
以成富厚則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招而不至傳

云錢至十萬可以通神此之謂也爲今之計莫若分任衆役弱其力而微其利利微則無邪心力弱則無所恃豈人之性情異哉由勢使然也請令有司今後凡有錢糧料價仍令都置措辦官爲點閱臨行交與解人不許納彼總收類辦如此則利不歸于一人雖欲罔之不可得也

其七田既輸租不當出錢應役

國朝田制兩稅之外別無科率至于徭役悉准人丁行之百年人以爲便但以時移事變弊逐姦生貧富混殺高下禁雜此時之弊也非法之弊也用事者不知救時

罔施救時之策但思革弊靡窮致弊之由改法計田以爲等第殊不悟田之與徭判爲兩途上自三代中及漢唐下至宋元莫不皆然未有以田爲賦役者故唐陸宣公曰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此之謂也今江南稅糧之重甲於天下吾民既苦身竭力以輸之矣又捐生涉險以漕之矣尚不爲足寓役其間所謂重之又重者也且糧有輕重之不一田有沃瘠之罔同糧輕而田沃者高索其價而價愈崇糧重而田瘠者捐以與人而人不受今則渾爲一例率令畝出五分是以百姓日淪于困窮而莫之拯援也且古者重商賈末作之

稅意將盡驅天下之人以歸南畝今則未聞有以利吾農人而先立法以困之是驅之舍本而逐末也豈理也哉昨者某進謁未知台意所在微以輕重爲言明公憂憫黎元意在此爲非理昔唐之中葉旣變兩稅旋屬征討權宜加徵初許事畢即停兵後加徵如昨此即往事之明驗也雖 聖朝致治萬無此虞然聚斂之臣何代不有萬一興利鄙夫舉行此典以爲羨餘安知佗日不爲吾民無窮之害乎伏望赫然剛斷下令諸司盡除其籍仍令今後徵發不許以田爲科是則東南之民援而出諸水火也至于役法自有常規但使委任得人自當

不垂于理

其八收糧之法宜有釐革

夫吳民糧稅之重可以知矣

自夫吳民糧長之重起至可以知矣見郡政書伏

惟明公下車之始哀憫困窮未遑他務首先下令專委府佐躬臨下邑禽獲斗斛之大者寘之于法由是其黨稍戢吾民固已霑其一分之賜矣然其間稔惡不悛之徒尚有贈至二三斗者蓋飄風之餘其勢猶能折木也故進言者舉調收之說伏奉明諭以爲在人而不在法是固然矣然其間利害各有數端謹詳述而論之伏望采擇而去取焉本區之收也蓋以糧長皆父子永充兄

弟繼及民爲其積威所劫者其來也遠矣故剝征陪歛
惟命是從飲氣吞聲莫能控愬間有一二克自直者又
以桑梓聯接雞犬相聞慮有禍患不虞遭其擠焉下石
亦復泯默甘于自卑此其一也又有或侵收私困或折
入輕齎或縱博狎娼或償逋行賂咸資于是焉由其盡
在掌握操縱自如多報少收無所顧藉故爾此其二也
其或譁者能持其短長暱者能投其嗜欲則一懼一喜
務悅其心攬水和糶不復致詰此其三也調區之收也
民之長素非畏服恩怨靡由俱以交際片時初非持父
民雖有惡于長放手即無關纏長雖有惡于民轉眼莫

能禍福民得稍舒其氣長亦頗殺其威至於開報收數
在官例與本區互相覺察耳目漸廣事難獨爲雖不能
頓絕姦欺終莫敢肆無忌憚以前三者論之猶爲此善
于彼也其或奉行不至事有乖違此則在人非法之罪
也如以爲民事一長尚不能支若行調收是益爲二此
雖近理寔有不然夫長之于民日剝月蝓何嘗厭足終
不以多收其糧而恕其諸色也如得調收減其一二亦
可少瘳其痛焉明公若不以警言爲然試請問諸旰庶
則萬口一辭咸同鄙論矣然其間亦不能無弊焉蓋糧
有多寡之殊民有強弱之異糧多而民弱者衆之所趨

糧少而民強者衆之所棄也由是賄賂交關互相爭奪
豪猾者舉得其利鈍愚者莫遂所圖其爲不公莫此爲
甚是則調收之法亦未得爲詳盡也愚生竊有一策焉
請令各通舉合收若干糧米原定若干糧長均融數目
務使齊平然後逐日開厥須令附近縣官躬親監視以
防姦欺糧多則開厥多糧少則開厥少不必限何都分
米到即與交收次日復開別厥務在周而復始滿其原
派之數則便閉封不收如此則官之與民不甚隔遠耳
目可及姦盜易防而糧之多寡米之精麤人之強弱一
舉而兼得其平矣管見區區未敢爲是如蒙采其可取

即便下令施行

龍墳誌

成化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望巡撫都御史廣東李公
臨縣詣學宮謁先師孔子禮畢進諸生問曰昔大禹治
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本朝永樂間此土大獲龍骨
爾諸生有知之者乎可詳考其事以告僉以諉予予乃
爲之志曰

龍墳在今秀水縣伏禮鄉小律原北距太湖可有六七
十里初由村氓耕田徃徃得龍骨而未識也永樂間有
一漁者始識之因潛持出以售于蘇州南濠徐氏藥肆

田本集卷八
十一
中歲以爲常一日徐問有龍角否其人曰有乃以一枝
遺徐有朱永年過徐肆中見之驚問何所得曰適有人
來售朱問其人去遠近曰未遠因急追及之蓋是時有
左璫號李黃子者方受 命求采珍異朱以買辦戶出
入璫所欲以爲奇貨也遂偕其人告于璫璫檄郡縣調
夫船具奮錘躬往掘之初入深見有狀如浮屠氏所謂
金剛神者數輩初尚儼然及見風隨化盡惟餘骨爾遂
得龍骨角齒牙凡數十艦獻于 朝竊取者不與焉時
方貴龍角帶自非諸王勲戚不能得一鈔直十餘金及
是價爲之頓賤秀水在當時猶爲嘉興宣德間始分爲

秀水今其田可六十畝許不加糞治而收穫倍于他田
歲每大風雨則拔木發屋而禾稼反無損耕者猶時時
得龍骨田中意當時已盡取不應有遺豈其地爲龍所
窟而潛蛻其中歟然台諭有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
以祭天之文不知出于何書歷攷吳越春秋吳郡志蘇
州志無所經見不敢強爲之說

相喻

古人有言曰達爲良相不達則爲良醫何也蓋相所以
繫國之安危醫所以繫人之生死迹雖不同而理無不
同言者舉其所同不泥其所不同其善於取喻矣夫相

之于國當其理也則夙夜在公業業兢兢防患于未然
治亂于未生夫然則用力少而功易成恐逸欲之蕩上
心絕之不使啓其萌懼讒佞之傷善人斥之不使立于
庭然後君德聖庶事明百姓和而萬邦寧矣值其亂也
則徵兵選徒指授羣帥德刑禮義爲戰之器批元而擣
虛兼弱而攻昧或亟戰以挫其鋒或堅守以乘其弊地
有所必爭城有所不弃圖萬全而不趨小利變化無窮
縱橫自肆將使勇者不暇戰智者不暇計信乎不出樽
俎而折衝千里之外矣及其定也則撫傷殘之卒懷降
附之民牧養休息復其役而寬其征毋重困其身熙熙

曄曄與物皆春民忘其敗而樂其生矣醫之於人也亦
然當其安也則保其精神診其脉色知微預防六氣七
情舉不能爲之賊矣值其病也則明標本論陰陽不詭
隨於病不遷就于方在血脉則針石于腠理則熨湯益
之損之務得其當於死之中以求其生以復其故常矣
及其愈也則調其食息謹其寒燠以毋罹于復復則元
氣重傷重傷恐致于不祿矣由此則相與醫特達與未
達之間爾其同時稱之非過也非過也吾蘇劉先生德
美者醫之良者也其二子伯也習爲醫之業仲也學爲
相之道皆良也某之妻患痼疾屈先生治之自壬辰至

甲午三年矣自郡城抵吾家百里矣先生不以爲遠且
煩而視益勤無倦色無厭辭而納于安烏乎先生之德
厚矣先生之賜大矣某謀所以報之爲之燕飲先生不
嗜也贈之貨好先生弗受也然則欲致其區區者將何
所于施也作相喻

吳江水利議

吳江之地土䟽水緩左江右湖故水之爲患也特甚太
湖東南巨浸即禹貢之震澤也其西北納荆溪宣歙蕪
湖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合天目富陽分水湖
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潴聚于湖汪洋浩瀚不可

涯涘而松江承其下流

松江吳江古名也

即禹貢所書三江既

入之一也逶迤曲折洄流狀逆行百餘里始入于海而

吳江據江湖之會屹然中流每遇霖雨積旬潦水漲溢

渺然無際或風濤大作吞嚙衝擊其害又甚於雨東風

則江水西浸西風則湖水東汎俄頃數尺人力莫施故

瀕江之人謂之賊水者此也議者徒欲開一渠濬一涇

置一牒以爲治之之方是皆徇偏一之見而無救患之

益也何則吳江水多田少溪渠與江湖相連水皆周流

無不通者特有大與小急與緩之異爾假令南置一牒

而北流者自若東開一渠而西溢者如故固不當與諸

縣治法同也切以爲今日措置之方其要有四
一曰築隄吳江之田皆居江湖濱支流旁出皆蕩漾不
可以名計苟不致力於隄防以禦捍之則未見其可也
國朝永樂中治水東南尚書夏忠靖公創于前通政使
趙君繼任于後無不注意於隄防皆妙選官屬分任諸
縣而二公則周爰相度而考課焉其法常於春初編集
民夫每圩先築樣墩一爲式高廣各若干尺然後築隄
如之其取土皆於附近之田又必督民以杵堅築務令
牢固隄旣訖工令民簞泥填灌取土之田必使充滿復
於隄之內外增廣其基名爲抵水蓋隄旣高峻無基以

培之則歲久必頽矣又課民于抵水之上許其種藍而
不許種豆蓋種藍必增土久而日高種豆則土隨根去
久而日低矣此雖爲繁碎難行然亦可使民由之而不
知也厥後二公去任二三十年間豈無水患而不至于
大害者良由隄防猶存之力也然人亡法廢隄日就傾
水患復作正統間尚書周文襄公講求二公之法而損
益之由是水患漸平民安其業近年以來法度廢弛上
恬下嬉民無所恃每年府雖下縣縣雖下鄉率皆以僞
應之所任糧長者老之屬不過頭會箕歛以賂姦吏爲
虛文其於隄防畧不加省壞者十七八欲求水之無害

者難矣且自戊子而至丁卯其間稔者纔二而旱者一
水者七固由天災流行然亦隄防圯壞水不能禦旱不
能蓄有以致之自國初以來水之爲害未有甚於今日
也今生民之困已極苟不加意而拯救之其不轉死于
溝壑迨無幾也今爲之計莫若上按三公已行之成規
嚴爲之制於來春課民興作官屬躬親臨視務臻實效
毋令吏胥得售其姦則隄防有成民免其害矣所可慮
者但此承積荒之後多苦無食當令取勘貧者驗口每
日給糧就准作賑濟之數至秋還官則民皆樂趨而無
逃避之患斯亦講求荒政之一端也

二曰審分洩吳江之地當太湖東南其在南者分衆流
以入湖吳淞港宋家港朱家港蠡思港直瀆港黃沙港
韭溪是也居其東者引湖水以入江花涇港七里橋柳
胥港虹橋長橋三江橋三山橋定海橋萬頃橋仙槎橋
甘泉橋白龍橋是也又自縣治至平望四十里間亦係
分洩湖水之所今爲石塘雖便往來前輩嘗言其有害
水道故鑿竇以通水流近年傾圯俗吏鄙夫不知大計
輒堙而築之又湖水多渾易爲停積沿湖之人多種菱
蘆歲久成田咸登糧額遂致水道日微又花涇港長橋
正當太湖東流入江要道至爲深闊而花涇港居民慮

爲盜賊所侵苟利於己輒寅緣巡捕官爲之築偃長橋
又爲豪家堙塞規爲田宅水遂不通爲患極大今則入
湖者汎濫而南流矣入江者回流而西浸矣日滋月長
其害將見甚於今日伏惟深爲利民至計不惜小費不
求近效不惑浮言一切䟽濬仍爲之防不計踵襲前迹
則水有所歸而無泛濫之患矣

三曰務車救夫水之泛溢者旣築隄以障之矣水之壅
遏者又䟽渠以導之矣而水之停積者若不竭力以車
戽則何從而減之乎然民之貧乏者或無力而弗供豪
獷者又恃頑而不服以致互相推調坐視陸沉在乎上

之人爲之激勸而安集之爾往年水患初作上自長貳
下至簿吏無不躬親看視奔走道路未嘗寧居故諺有
救水如救火之言此言當急不當緩也頑者治之貧者
寬之由是人知警勸而法在必行自近年設立水利官
後一切委之然地旣廣遠卒未能周居東則西不知在
南則北罔卹欲求其無悞難矣夫軍國之需在賦稅賦
稅之供在土田土田之出在豐歉豈可忽而不務者乎
伏望著爲令典今後水潦凡任牧民之任者悉令分授
巡視督民而力救之務在水平而後返不可專委水利
一官以悞大計如此則水患可禦而民有粒食之惠矣

四曰專委任夫事功之成由委任委任之方貴專一伏
覩永樂年間凡興建水利庶事皆責成糧長而官自節
度之蓋糧長之任職在農功賦稅而已用心必專自近
年以來添設塘長又立耆老復革去塘長而立圖長又
有屬官義官之委糧長者老之總紛紛多制一國三公
十羊九牧民無定志莫知所從且屬官望淺位卑民不
知畏義官總糧總耆又皆貪猾之人招權納賂靡所不
爲是皆無益于民適足以爲聚斂之端張其兼併之勢
又况保選耆老圖長皆由糧長則其人可知矣倚法爲
姦病民尤甚望將所設諸色盡行革去專令糧長圩長

管之糧長管其都圩長管其圩縣之佐貳咸令分管地
方往來巡視而正官總攬其綱考其殿最如此法歸于
一而民免侵漁之患矣

運河志上

成化十二年南京戶部王侍郎行縣脩

吳江縣運河之說有二一從杭州錢塘諸山發源下流
爲西湖東出北關門又北逾仁和及嘉興之崇德桐鄉
秀水諸縣至于汪江涇而吳江運河起于此河之西爲
石塘有橋曰聞店橋內爲市約千有餘家蓋秀水吳江
之民雜居焉橋之下衆水奔湊東入于河自南徂北十
里而至于市涇又八九里而至于合路折而西流又一

西華集卷八
二里而至于黎涇又四里而至于南六里皆有橋臨塘西南受穆溪之水而入于河溪之源又出其東南曰睡龍灣相傳宋高宗南渡時宿此故名下有泉騰躍上湧常混混波面也河由六里橋而西四五里而至于百星橋又西至于下湖橋折而北流數百步許爲平望鎮居民可三百餘家日集市中河西有驛名與鎮同是爲南塘之水也一源于湖州之天目山分爲苕霅二溪東北流至湖州復合爲一又東流爲荻塘經烏程過南潯鎮東一里入吳江縣界水東北流三里而至于曹村之駟馬橋又五里而至于蠡思橋又二里而至于楊定橋皆

在河陽土塘上又三里而至于震澤鎮有巡檢司南臨之鎮之居民二三百家雖室宇連比皆務于耕織而不互市蠡澤之水自河陰來會焉河之陽有四橋曰新興曰通泰曰曲橋曰張灣以分泄水勢中爲大石橋三皆橫跨河上東曰底定西曰思范其中曰慶源水由三橋下東行十里而至于雙楊之村過柳塘之橋而河陽復有永安衆安斜路三橋又十八里而至于梅堰東吳西吳二橋在其北而中濟一橋貫其中又十二里而至于平望鎮諸家六里泄水三橋界其側自曹村至此五六十里間凡橋在河陽者皆南受河水而北流入太湖而

西水集卷六
三十一
鴛脰一湖在其陰東納穆溪西通麻溪南吞爛溪諸水
瀦而爲澤與運河合流而東有亭臨之名曰望湖稍東
經大通橋又東逾巡檢司道安德橋下東出市中與南
塘之水會爲一焉

運河志中

二塘之水旣合北流至通安橋橋甚高大跨踞東西兩
岸水從其下過循石塘北行經長老橋又七里而至于
洪水橋 國朝嘗有倭倭船自太湖來道此人因呼爲
海船闕云又三里而至于盛墩有橋在河西曰裊腰又
六里而至于翁涇橋又四里至于八斤之塘居民纔二

三十家南有橋曰廟涇北有橋曰太浦由太浦益北可
十里許爲白龍橋又一里爲澈浦橋又一里爲龔家橋
自此河折而西北流又四里即甘泉橋也下有泉甚深
味甚甘色湛湛寒碧唐陸羽嘗品爲第四故又呼爲第
四橋橋之東有龍神祠邑中水旱必禱之 國朝登祀
典歲以春秋致祭又北行爲三山定海萬頃仙槎四橋
河益折而西又六里而至于三江橋禹貢所書三江旣
入而吳越春秋又云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疑即此
處也蓋太湖之水東注吳松而入于海實由于此太湖
西上承宣歙常蘇湖數州之水汪洋浩瀚不可涯涘故

昔人有三萬六千頃之稱而吳江當其下流茫然澤國古無陸路非舟不通唐穆宗朝刺史王仲舒始擁土爲塘宋祥符八年知縣李問脩之汝平五年知縣孫覺累石爲固紹定五年知縣李椿漆石重修元天曆二年知州孫伯恭加以巨石至正九年知州那海又大脩焉壘石築土長二千八十丈廣一丈又四尺高如廣而殺其四尺又相度水勢鑿竇一百三十又六引水東洩于河澇則用平上流之勢旱則資以運舟歷歲旣久濤衝水溢日就傾圯國朝永樂九年通政使趙居任治水東南始奏脩之躬親督視灰石增崇築壘堅密視舊有加

後工部侍郎周忱郡守刑宥雖兩修之不能復如疇昔之固隨葺隨壞竇有傾者輒隨而堙之加以沿湖之人多種芟草淤而爲田而水道日微歲長月增其害將見甚於今日在上之人誠能不以近且小者爲利圖爲久遠之計䟽而導之則匪獨吳江一邑蒙其惠矣

運河志下

河水自三江橋分爲二一從長橋巡檢司關前北流可一里許入吳淞江折而西流又二里許經顧公廟陳黃門侍郎顧野王祠也水由祠右西行至三里橋下橋爲知縣韓槃重建其圯以石犀四獸之一入南津口西流

其地曰江南水經醋坊橋大明橋過河之南爲巡撫書院河之北爲長橋巡檢司又西爲太湖廟中祀太湖之神又西爲松陵驛又西爲儒學左文廟右學宮宋元以來廢建不一而國朝正統中侍郎周忱知府朱勝撤而新之又西爲三高祠祠臨雪灘上中祀越上將軍范蠡晉東曹掾張瀚唐右補闕陸龜蒙而宋參知政事范成大爲作記由雪灘而西是爲長橋橋舊名利往東接江南西踞城東長一百三十丈橫截江湖宋慶曆八年知縣李問尉王庭堅新構然止用木爲之中作亭名垂虹元泰定二年判官張顯祖始以石易之上翼扶闌如

其長下甃水竇六十有四三年達魯花赤完者於兩塊鎮以四石獅國朝洪武元年知州孔克中立吳太宰伍貞唐中丞張巡宋鄂王岳飛像于垂虹亭中名曰三忠永樂元年知縣蔣奎以磚砌橋面成化七年知縣王迪又重修焉河至橋卜播而爲三一自垂虹前北流入吳淞江俗呼爲站船路一西流至縣城東循城址北行至三里倉一由福民橋西流入東門內過仙里橋察院臨其陽稅課枕其陰又西經縣治前道庶寧橋益西折而北流由新橋倉橋環濟農倉逾北門倉而出又折而東流出永濟橋下經邑厲壇至三里倉前會城東之水

西村集卷八
並趨而東又與關前之水會道三里橋北流入運河土塘在其左又二里有水自西來曰深港又三里而會七里港之水北流入長洲縣界中

革姦對

或問邵監郡革姦之政于史某曰版籍至重也故孔子式之其爲事也博大以繁不能以旬月治也夫博則難周大則難舉繁則難詳欲盡革其姦不可也史某曰可革其大者不革其小者曰何哉曰夫民之生也在食食之出也在田田之籍也在冊賦稅以之而考繇役以之而定一失其平爾許繆妄之患生矣任斯事者亦在得

其平而已事得其平則姦之去者什七八矣尚何難周難舉難詳之爲患哉今江南之稅與役爲天下最吾蘇之稅與役又爲江南最諸凡科率調遣徵發必視夫田之多寡輕重而第其則焉以爲布在方冊非若他貨財可藏掩也法旣以之爲準于是豪猾者益翫法焉假婦女老弱之名曰帶管他郡別邑之名曰寄庄莫不多占良田徼倖免役又有妄立名字以析多爲寡以舍重取輕舉於東則竄于西召于此則遯于彼臧伏委曲莫容致詰特相效習姦僞成風而賊民蠹政之端由是滋矣惟其拙而誠者貧而弱者終歲服役迄無寧時且今式

非不禁民庶非不言令長非不知也第偷者不暇問弱者不敢爲貪且墨者反以爲受賕之資然則政何由而得其平也故吾監郡公知其然其始受任也即下令曰凡帶管戶戶田十畝以下者聽踰此數者悉編入爲正有不編者罰無赦凡寄庄戶戶籍其田之數于官官爲牒本郡若邑俾召役者有所徵焉有不籍者罰無赦令既下其黨患之乃相率賂權要及辯士所以遊說者百端公執不聽益徇行郡中檢察不倦由是姦無所容得其戶之隱者若干田之詭者又若干還之有司咸受令而服役斯可謂得其平者矣若夫丁口之盈縮年歲之

增減書札之差錯雖不能無弊其間公則以爲此乃里書之常態無大害於政不深治也所謂革其大者不革其小者以此且公善政不特此也郡中有爲要官貴人謀效一儒者之地以益其墓深文巧詆無所不至儒者不勝其忿走訴諸有司有司方調要官貴人莫爲直公聞而奮曰不可當吾任而使有枉者竟爲直之文法明峻破其機關使不得發要官貴人怨公者刻骨鼓爲謗訕羣黨附和氣燄赫然可畏公不顧也抑公有三善革大姦至明也舍小過至恕也摧勢家至剛也問者起謝曰微子鄙人不知其詳今問一得三請書其對以告夫

當道者

宣宗章皇帝御書贊

日月星辰之昭乎天水火土石之著乎地風雨霜露之行乎時人但見其臨照者爲光明動靜者爲體用舒慘者爲生殺而其潛行默運至化神功有不可得而知也我宣宗章皇帝之臨御天下盛烈耿光非臣子所能贊其萬一而減賦一事允爲度越百王者矣萬機之暇遊神詞翰當時輔弼侍從之臣徃徃得之故御醫臣昌宗亦與賜焉昌宗初以選授韓王府良醫副旣而詔徵爲御醫 陛見之日奏對稱旨 上特賜詩以褒之

識以欽文之璽時宣德八年十一月七日也昌宗之叔子臣安爲使太醫院故宸翰留其家今昌宗之孫臣震以屬當世適懼無以示其子孫乃謄錄 賜詩并所受誥勅爰作寶翰之堂以皮弄焉侈 上賜也震之適臣翌以示臣某臣某作而言曰於戲此化工及物之一也下臣處賤何足以知之然或者由是而仰觀焉庶乎有以見 上之以天地爲心無物不被其澤者矣敢拜手稽首而贊曰天心二間廣大悉備凡圉兩間均受其賜恩光下垂沾者私之以是窺天豈曰能知維昔 章帝配天立極惠我烝民民罔知識薄其稅歛厥食始周

叶民到于今得寧其居有臣昌宗貢自王國 皇錫之
詩寵以御墨韶護之音獸舞鳳儀雲漢之章爛然昭回
見者竦觀戴此洪造豈獨爾施永以爲寶

讚言 壽沈 啓南

長洲沈君啓南丙午之歲六十冬十有一月下旬之一
其始生之日也君旣賦詩自壽而一時學士大夫相率
爲文若詩以壽之某辱與君友且姻情分款密于衆莫
后然身罹于疾不遑與也後一載始克買舟齋酒造君
之廬而言曰夫十千十二支互相推移至于六十而甲
子周矣在人爲下壽然以一元之數視之直二辰爾就

能求之以躋于上亦不過倍之而已然則果何賴其能
久哉凡世之祝其所親愛而願其壽者率多舉長存久
固之物以爲况甚至更爲世外茫昧神恠變幻之言使
人眩惑莫測然求其切于身實于事者蓋鮮矣切于身
實于事者鮮則其言猶飛鳥遺之音其不儵焉以亡忽
焉以威者幾希惡在其爲壽也古人有言曰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然德之與功苟無言以見之則後
世何聞焉堯舜之聖夷齊之賢亦必待孔子言之而後
始彰至于哲人文士苟非其自言之與人之言之者爲
可傳則其修已以及人者或幾乎熄矣故雖后牧之爲

臣由光之爲隱後世僅能名其人而其文物事爲之盛精神心術之微不少概見况下乎此者哉是則能壽人于不死其言也歟今君之爲言也本之以仁義資之以詩書博之以子史灑灑噩噩其書滿家博大演迤浩乎無涯發天地之祕揭日月之明鼓雷風之變涵雨露之濡究造化之妙窮鬼神之幽析事物之理所謂備古人之能事而縱橫馳騁乎其間不蘄與古之立言者並而言之斯立人共用之而不舍也以此爲壽不既遠且大乎然此皆君之所固有而無待乎外者彼歲月之逝遷陰陽之消長草木禽獸之靈異惡足爲君道哉昔者吾

夫子自衛反魯然後纂言以詔後世蓋閱之多而議之定也君其仰瞻焉毋諉曰高而難見也

自贊

以爾爲山澤之儒則形容匪癯以爾爲干城之夫則才術又疏但見爛然射人者其目胡然垂育者其須身不少暫乎車馬口不絕誦乎詩書噫豈邯鄲排難之流大梁監門之徒也歟

題沈啓南詩畫

昔王右丞鄭廣文以詩畫擅名開元天寶間杜拾遺天挺人豪其自負真欲下視一世而於二公特咨嗟歎咏

有若不能忘于懷者豈不以才難而有是乎其後能盡者不一惟李營丘董北苑獨爲首稱後世師之爲宗匠然求之于詩蓋闕如也將爲畫所掩而世失其傳者歟或長于彼而短于此者歟又何其未見也獨趙文敏能兼二者而有之亦與王鄭競爽千百世之上君子得不以全才具美與之今觀陸允輝所藏沈石田詩畫各臻其妙而其蕭散自得之趣宛然遊于網川花竹雲上鷗波間也允輝能于二者而致力焉則他日所造未可量也豈徒藏乎哉

題司馬御史與祝秀才書後

侍御司馬公以敏識達才臨蒞學政南畿千里之間凡執經以誦安弦以歌者皆其弟子也而獨于祝生允明拳拳焉屬望之者夫豈無意乎此卷前記事所囑者四事次七言絕句五章又次五言古詩一章皆公手書也而尤以收放心務篤行道問學爲言蓋公之微意以生資性過人恐流于言語文字之末務抑其銳氣而致之中行也前輩之成就後進一至于此傳曰士伸于知己而屈于不知己若生者不可謂之不遇知己也生其感奮樹立以造乎遠大庶幾副公之期望者乎初公駐節郡城有所徵召雖以某之不肖亦得從諸儒之後入見

公以爲 大明之興百有餘年矣作者輩出而選類之書僅見于劉氏之文要惜其猶有未備者焉今欲廣而續之是有望于諸君也昔辭不獲命而退故記事有文要事大汲汲爲之之語也但生也晚又偏處一隅苦于不能周知四方之人備見今昔之著作而儀部方從事金史一時諸文學又皆東西星散未能成編所以儀部跋中有必至于終負之之言也讀之令人大慚然公毋責其速成訪求遺文假歲月終期成公之志也夫至于儀禮一書某竊有感焉夫古先聖王之法制幸存于廢壞之餘者獨賴此十七篇耳其間情文細密周緻委曲

詳盡非更數聖人之手不能成書誠天地之常經而生民之則也自王安石廢罷之後世不復講考亭朱夫子爲經傳通解屬草未及筆削而卒臨川吳文正公上繼朱子之志嗣爲考註又取小戴記大戴記鄭氏註所引定爲儀禮逸經八篇又謂二戴記本以傳經取其義有相發明者定爲儀禮傳十篇各附其後其言曰善繼者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其未成之事又曰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觀其意非無望于後之人也不幸又亂于晏壁之手遂令文正公之精識與義雜于僞妄之中千古遺恨今通解已刻之建寧書

肆矣考註近日江右新有刻本然亦未能釐正也公方以禮樂教化爲政凡稽古禮文之事皆得專行生宜上告于公當率勵博士諸生精討而習行之如某之鄙陋者亦得與考其名物度數贊其揖讓進退以相周旋于綿蕞之間則四方好古博雅之士將必聞風興起而來學矣如此則家傳其書人誦其說不在乎刻之與否也方今 聖天子嗣統體元之初將有事乎儀禮制度考文而公與其所長育者出以應 命損之益之以正乎郊社宗廟之制昭穆迺遷之禮蒸嘗禘祫之儀朝覲會同之典飲射燕饗之章俾千古之廢典粲然復明于

聖世直與三代比隆若然則大有補于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豈但爲三夫子之忠臣而已韓子有曰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說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生其勉之哉若夫潛虛之抄琬琰之刻則有司存非某之所敢知也

題錢塘記後寄吳原博

山水之樂此野人之事非公卿大夫可得而有也彼公卿大夫志乎功名處乎富貴方汲汲焉日不暇給烏知其所謂山水之樂也哉能知而好之者必不以功名富

貴爲心也翰林吳君其人矣乎君於未筮仕前嘗與某
期爲此遊而不得旣而魁天下官翰林金馬玉堂之樂
如在天上然猶不忘於山水以詩寄僕有當年北郭空
期我來日西湖又付誰之句以此知君必不以功名富
貴爲心也惟其不以功名富貴爲心則夫紀山水之事
將不厭觀而樂道矣因錄一通以獻左右君其爲我筆
削焉

僧巨然畫趙秉文跋考

趙秉文跋云此畫南麓任君得之宇文虛中最後題云
天會五年正月人日禮部尚書閒閒老朽趙秉文識天

會金酋吳乞買紀年也是歲丁未在宋爲欽宗靖康二
年金兵方入汴虜二帝北去高宗即位改元建炎明年
戊申以宇文虛中爲祈請使使金虛中遂降于金後十
有八年虛中被殺則合刺皇統六年丙寅也而秉文以
烏祿大定二十五年乙巳方登進士第至吾睹補興定
元年丁丑始拜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尋以論罷
五年辛巳復起爲禮部尚書寧甲速嗣立改翰林學士
至正大九年壬辰卒于汴年七十四計其生當在迪古
乃之正隆四年巳卯上距丁未凡三十二年然則秉文
尚未生而虛中亦未至金也豈南北分裂國史記註或

失其真歟將當時別有一趙秉文歟或金之後世亦有
重稱天會如元之有兩至元歟抑考之任南楚名詢正
隆二年進士意在秉文數十年前生而秉文至于老朽
詢固無恙又何其多壽乎邪若夫文辭之鄙字畫之繆
固不在論也世之作偽者一至於此然亦幸其淺陋不
學故人得而議之也使其粗知時世先後而附會以實
之尚何辯哉尚何辯哉吳乞買一名晟合刺一名亶迪
古乃一名亮烏祿一名雍吾睹補一名珣寧甲速一名
守緒

附錄

墓表一首

長洲吳寬撰

吳江穆溪之上有隱士曰史明古其爲人足跡不出百
里之外然江荆間人知其名至于郡縣大夫亦皆禮下
之而予取以爲友蓋四十年于此矣其志正而直其言
確而厲其所爲無弗依於禮者當其壯時患閭里之人
以巫覡惑衆上書縣中欲盡除之曰此皆不容於先王
之世者不除則風俗不正禮教何由而行耶與人論事
辯說超踔坐客莫能屈至有所感奮詞氣益峻雖達官
貴人衝突不顧見依違徇情者心輒鄙之其治家辯內
外定上下嚴若官府然凡吉凶之事悉違世俗而行必

倣於古知禮者取之其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熟於史
論千載事歷歷如見而剖斷必公蓋有宋劉道原之精
至於時事人言得於聞見往往筆之成編則有洪容齋
之博焉若其才如錢穀水利之類皆知其故使得郡縣
而治之恹恹乎無難者爲文章紀事有法醇雅如漢人
語詩則不屑爲近體興至吟聲咿咿冥搜苦索欲追魏
晉而及之家居甚勝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如入顧辟疆
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名品相
與鑒賞好着古衣冠曳履揮塵望之者以爲列仙之儒
也間與親友吳鐵峯數人扁舟往來月爲雅集以觴詠

相娛樂又嘗與劉僉憲沈石田諸公游武林經月忘返
所至爲文記之曰此未愜吾志也會當絕大江北游中
原覽岱華涉河濟循王屋廬阜而歸其思致之高如此
晚歲益務清曠室無姬侍築小雅之堂方床曲几宴坐
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至即止宿僧舍而已前二年予
家居一日忽冒暑見過飲水數碗而去又二旬而疾作
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三
又天耶竟卒弘治丙辰六月庚子也明古狀貌奇偉鬚
髯奮張平生喜交游惟其持信義四方之士過其門者
不絕於所厚者有過尤好面折故人尤以直諒稱之少

謁武功徐公公與談史即許其有識遂數從議論而識益進今致仕三原王公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詢以政務尤許其才然未嘗言及私事公益重之且恨其老而不用於世也其諱鑑初字未定後始字明古自號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曾祖彬祖晟父珩母凌氏繼母朱氏娶李氏子男二人曰永錫太學生曰永齡縣學生女一人適鄉貢進士吳瑩孫男四人曰曾同曾繼曾遇曾達曾同縣學生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曰夢禎當明古卒之明年予與文溫州宗儒往哭之其二子哭拜即以墓文請予念失此良友方竊悲傷而何文之能爲耶顧

有終不得而已者乃卒之四年己未三月庚申葬于吳縣西山之博士塢爲表之曰嗚呼世有信古執禮如斯人者乎世有博洽好學如斯人者乎有才之達論之正如斯人者乎亦有剛直好義高曠絕俗如斯人者乎有如斯人當觀其終達生順命能保其躬嗚呼明古庶無愧乎其中

登小雅堂

吳寬原博

路繞黃家溪水長春風灑淚復登堂草荒求仲常來徑塵滿元龍舊卧床分手死生嗟契濶傷心聚散覺淒涼高丘數尺棲神地碧樹爭凋不待霜

題同前

文林宗儒

百里乘舟淚不乾
堂登小雅倍辛酸
高臺月上人何在
曠世風流骨未寒
好古有心真自許
貽謀無地不爲安
偉哉尚覺聞雄辯
漫捲遺文一再看

題同前

沈周啓南

築臺高住似神仙
恰好堂成及巳年
歌哭于斯人忽耳
死生無度事茫然
青山底處尋藏史
白雪從今付絕絃
今夜獨登惟見月
清光依舊石闌前

題同前

文璧徵明

六十三年蓋代豪
掀髯想見氣橫濤
鄉閭摠識衣冠古

流俗空驚論議高
前輩似公何可少
英雄終老亦云遭
淒涼小雅新堂上
曾把文章勗我曹

鶯脰湖遇雪再悼一首

沈周啓南

不復見此叟歸哉
空雪湖低雲接清
淚遠浪激長吁
駭老博士崢嶸偉
丈夫明廷虛購玉
滄海實遺珠
雄辯長翻口衰痕
未滿鬚斯人竟微
疾我輩強孱軀一
邑人皆愕三年夢
已殊妙篇留膾炙
還與不亡俱

登墓

都穆玄敬

紙灰飛雪滿墳臺
知是家人拜掃回
交誼忘年吾敢忘
東風吹淚濕青苔

西村集卷之八



